武陵張文治編

杭縣陳棠
蕭山喻璞 校

國學治要
第三編

諸子治要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諸子治要卷一序

諸子十七種

諸子之學起於衰周。說者謂王官失守。其徒各以所業遊說諸侯。是時車馬之迹日密。竹帛之用漸宏。故百家之說蠭起而著述寖多。其後源遠流分。醇駁互見。爲其學者又多拘守門戶。汙附不已。故其言乃以龐雜見病。然平心而論。諸子之書。其篤實博大。固不及周孔之經傳。亦往往各有獨入深到之處。言若相反。功多相成。此其書所以千載猶新而終不可廢也。所惜世遠年湮。篇簡殘闕。諸子之學尤稱難治。蓋嘗考之其時。自孟荀莊韓諸子。以至劉安司馬談之倫。於其學之淵源流別雖時有論說。加以裒貶。然或敘述不周。或論斷欠平。皆未足以見其全。迨劉向父子因羣書而作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卽本劉氏七略而成。七略之書久亡。今云七略者。據漢志而言也。）評論部次。條理縝密。後世學者相率奉爲準繩。顧更考諸隋唐以下諸史志。見其著錄羣書莫不刪七略而爲四部。以兵書數術方技三略併入子部。則諸子之部次又一變矣。吾因深求其說。而後知諸子之家數正猶經傳之種類。歷代時有增損。不能執一而論。苟揆諸義而協。則亦不得遽斥爲無據也。故是編特深維古義。斟酌今情。於古有而今不傳者闕之。或今雖傳而淺率虛僞。無重要關係於學術者。亦皆不取。都計采錄諸子之學八家。其次序則本於七

略。而以兵家爲殿。每家之中。各舉一二巨子。爲書共一十七種。其十之八九。皆先秦兩漢之古著。非後人剿襲立說者可比。學者宜熟究之。舍短取長。略通萬方。其庶乎可以知吾先哲蘊藏之宏富。而有以自立矣。

諸子治要卷一目錄

諸子十七種

荀子勸學　修身　非十二子　儒效　王制　富國　君道　議兵　天論　正論　禮論　樂論　解蔽　正名　性惡（以上均節錄）

春秋繁露仁義法　必仁且知　深察名號（節錄）　同類相動（節錄附錄漢書董仲舒傳）

法言學行　修身　問道　問明（節錄）　先知（節錄）　君子

中說王道　天地　事君　周公　問易　禮樂　述史　魏相　立命　關朗（以上均節錄）

右儒書四種

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據華亭張氏之王注原本錄其全經正文）

列子天瑞　黃帝　力命　楊朱　說符（以上均節錄）

莊子逍遙遊　齊物論（節錄）　養生主　大宗師（節錄）　馬蹄　胠篋　秋水　天下

右道家書三種

管子牧民　權修　版法　法禁　法法（節錄）　任法（節錄）　明法（節錄）　治國　立政九敗解

商子農戰（節錄）　開塞　修權　外內　定分

韓子二柄　八姦節錄　定法　五蠹　顯學

右法家書三種

公孫龍子跡府　白馬論　堅白論　右名家書一種

墨子法儀　辭過　兼愛上　非攻上　非命上節錄　小取　耕柱節錄　貴義節錄　公孟節錄　魯問節錄　公輸

右墨家書一種

鬼谷子捭闔　揣篇　摩篇　權篇　謀篇節錄　以上均

右縱橫家書一種

呂氏春秋貴公　去私　貴生　尊師　蕩兵　節喪　當務　順說　察今　離謂　爲欲　恃君　上農

淮南子原道訓　本經訓　齊俗訓　氾論訓　泰族訓　要略訓節錄　以上均

論衡物勢　書虛　變虛　感虛　福虛　禍虛　道虛節錄　以上均　齊世　論死節錄　訂鬼節錄

右雜家書三種

孫子計篇　作戰篇　謀攻篇

右兵家書一種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荀子

周荀況撰。況趙人。時人相尊。亦稱荀卿。漢人或稱爲孫卿。以荀孫字音相近。或曰。以避宣帝諱詢之嫌名故也。自仲尼沒。得其學者。孟荀並爲大宗。荀子性惡篇持論。雖與孟子相反。然其本旨。在使人去惡歸善。固無二致。書凡三十三篇。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樂。勉人學問。而於當時名墨諸家立說之敝。尤不厭反復辨正。其推論多精切不磨。與孟子之自任闢邪說以承三聖。正復相似。故韓愈稱其書爲大醇小疵。而楊倞更以爲羽翼經傳。光乎孔氏者也。（案荀姓也。子男子之美稱也。荀子本以稱人。因以稱其所著之書。凡諸子之書名。多同此類。）

勸學 節錄以下各篇並同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氷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

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修身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蓄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嗡嗡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厥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禹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

翟宋鈃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儒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

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擅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聽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偏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

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措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

王制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

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富國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交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君道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

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棄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議兵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

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譎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天論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

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弃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

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正論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鬬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挾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鬬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鬬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縪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

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禮論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弭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偸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

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

樂論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

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解蔽

故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竝。此不蔽之福也。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

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淵也俯而出城

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嗡嗡。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

正名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

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

芬鬱腥臊洒當爲辛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同酸奇臭以鼻異疾養與癢同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故誤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鬱鬱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

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性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

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奪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

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

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塗在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

諸子治要卷一

國學治要三

諸子十七種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武帝時對策。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爲學之嚴正如此。是書以春秋爲名。實不盡關春秋。其言春秋之旨。則多主公羊氏。而往往及陰陽五行。亦非儒者之要義。惟漢書本傳所載賢良三策。名言奧義。往往而存。最足以見其學術之精粹。故今附載於後。俾學者合而考覽焉。

仁義法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嚮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案當有也字。僖

廿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濰。弗及。傳曰。修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也。又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今案此亦當有公追戎于濟西六字。方可接下文。兩又讀舊本作鄰。與左氏同。今從公羊去邑。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美之俱當作大。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而同。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矣。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或本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誹本亦作非。下同。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爲言我也。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

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有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而僻行以下八字趙疑當作則非僻之行日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次以字衍。邪狂疑當作邪枉。）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慼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

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

深察名號 節錄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謮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謮而效也。謮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謮字。）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句）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各（缺）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今詩作有倫有脊。）

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眞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椎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椎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椎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椎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椎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

何故以瞑爲號。以實者言。弗扶將。則顚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爲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而與如通。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罔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眞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今案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尙何任也。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

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敎之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同類相動　節錄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

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陰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

附錄 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

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庸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少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

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

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

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溷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

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

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敎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敎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勞久也故小材雖勞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勞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

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册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

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衆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

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問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出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游子贛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法言

漢揚雄撰。雄成都人。字子雲。成帝時。召對承明殿。奏甘泉長楊等賦。遂以爲郎。給事黃門。王莽時。卒。雄爲人篤志嗜學。尤好儒家言。嘗著太玄以擬易。著此書以擬論語。雖學者多譏其徒爲貌似。不能恢張儒學。然詳觀其書。大抵尊孔子。談王道。折衷百家之說。亦頗有善言。於儒家不爲無功。厥後唐韓愈宋司馬光。先後爲一代大儒。皆推崇其書。而法言則尤有名。固不能盡疑其若侯芭之私阿所好也。

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捨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殷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闉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闉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榮者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

穫饗已。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黨。甚於鶉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倚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修身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愼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

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愼。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

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微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順乎已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問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它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禮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閘然不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

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啃啃。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砰砰。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聾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

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膢臘也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尙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目眩矜。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子之孫其如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

問明 節錄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讜言。敗俗諂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僊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

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先知 節錄

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君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斲之激矣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漿衝不濟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倪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孫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駬白睪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勤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皇乎不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

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殘賊可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中說　舊本題隋王通撰。通龍門人。字仲淹。嘗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知謀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屢徵不至。卒年僅三十五。著有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讚易等書。以擬六經。此書則刻畫論語。較揚雄法言。尤爲酷似。師弟更互相標榜。自比孔顏。故論者多斥其僭妄。已甚然考其書中所言。大要純正通達。宋明理學大儒。如朱子王陽明。皆推許之。略名存實。與揚雄法言。當不相上下。或曰。案此書本末。證以通師弟及同時人事實。多相牴牾。蓋爲其子福郊福時等所作。而託名於通者。此言信者甚衆。學者當加考辨。庶不爲古人之所欺矣。

王道　節錄以下各論並同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愼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天地

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事君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

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周公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

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問易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達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禮樂

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子曰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述史

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魏相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愼庶可以事人也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儉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立命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賈瓊問富而敎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而敎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灕樸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樸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敎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樸不可歸哉

關朗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薰是蓑則有豐年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右儒書四種　儒之本義。許君解爲術士。周官有聯師儒之文。禮記有儒行之篇。皆可以得其梗概。後世所謂儒者。則僅祖述仲尼之言者耳。漢志儒家首列晏子。清四庫改隸史部傳記類。（其說曰。書中所述嬰遺事實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類。與著書立說者迥別。）改之誠是也。又有曾子書。其文多見今大戴記。孟子書亦列入經部。故皆不錄。於周錄荀卿氏爲首。於漢錄董揚二子。賈生新書篇章割裂。已非原本。其議論亦不純爲儒家言。王氏中說。雖未免後世擬僭模倣之病。而其立說之精至。實自有其不可磨滅者。故今取以爲殿焉。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老子

一名道德經。周李耳撰。耳楚苦縣人。字聃。或曰一字老。或曰姓老氏李。故名其書曰老子。（舊說以其年老。又說李耳生而皓首。故曰老子。）爲道家之始祖。近人復有言百家之學皆出自道家者。則老子一書又不啻爲諸子學說之根源矣。書凡五千餘言。舊分上下二篇八十一章。其文辭簡質多偶句。而時協韻。最便諷讀。故全錄焉。（案老子注本甚多。各家分章亦不一。此編蓋據華亭張氏之王注原本錄其全經正文。惟於每章之下皆附題河上公注本之章名。以資考覽。）

一章　體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二章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章　安民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無源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五章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六章　成象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七章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八章　易性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九章　運夷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梲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十章　能爲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十一章　無用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十二章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十三章　厭恥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十四章　贊元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十五章　顯德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十六章　歸根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十七章　淳風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十八章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十九章　還淳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二十章　異俗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二十一章　虛心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

此。

二十二章　益謙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虛無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二十四章　苦恩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象元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

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德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二十七章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反樸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二十九章　無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三十章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三十一章　偃武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二章　聖德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三十三章　辨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

亡者壽。

三十四章　任成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仁德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三十六章　微明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十七章　爲政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以上上篇

三十八章　論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法本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四十章　去用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四十一章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四十二章　道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四十三章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立戒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洪德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四十六章　儉欲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四十八章　忘知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九章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五十章　貴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五十一章　養德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元德

五十二章　歸元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習常

五十三章　益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修觀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五十五章　元符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元德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五十七章　淳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五十八章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五十九章　守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

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居位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六十一章　謙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六十二章　爲道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六十三章　恩始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

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守微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淳德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後己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三寶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配天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元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七十章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七十一章　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愛己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任爲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七十五章　貪損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七十六章　戒强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兵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七章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八章　任信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任契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獨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八十一章　顯質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國學治要第三編

以上下篇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列子

一名沖虛至德經。舊本題周列禦寇撰。禦寇鄭人。先莊子。書中多稱子列子曰。必爲傳其學者所追記。或曰。列子原本久亡。此本蓋魏晉間王弼張湛之徒所僞作。而書中楊朱一篇。或本爲楊朱之書。而爲後人所誤收入列子書者。自是卽不復分出。然考諸子之學術者。固當別白而觀之。庶不致汗漫無紀。而失各家之眞面目耳。

天瑞 節錄 以下各篇並同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淸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

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䜌。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蠱。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溼。醯雞生乎酒。羊奚比

乎不箄。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莊子至樂篇末一節。與此節大同小異。今附錄於此。其文曰。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䜌。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瞥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箄。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訿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未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黃帝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燋然肌色皯黮。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黮。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慙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是故逆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

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藿。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楊朱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愼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

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餓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靳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靳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

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

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帝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衞肌膚不

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嵁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饜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

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

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莊子

一名南華經。周莊周撰。周楚蒙人。是書分內篇外篇雜篇。今存者共三十三篇。其學出於老子。而獨好爲無端崖之辭。不屑與世俗處。蓋道家之有莊子。猶儒家之有孟子。雖皆祖述孔老。孔老之學。得是而益光大。然其議論之博。辨文辭之豪放。實有不爲孔老所束縛者。書末天下篇。歷述諸子學說源流。粲然在目。尤可以知其所自處矣。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

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節錄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謼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

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駟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

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旦暮遇之也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

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大宗師　節錄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是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者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

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馬蹏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蹏。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衘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諄諄之意。諄諄已亂天下矣。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

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天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

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徵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

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跰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

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鼈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

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

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己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脾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敎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槪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芴乎若亡寂乎若淸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蹝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狘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

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右道家書三種　爲道家之學者多稱黃老黃帝之爲依託固不待說即漢志所列伊尹太公辛甲鬻子之書今殘亡無幾案以事實皆難憑信惟老莊二子允爲道家不祧之宗關尹子鶡冠子等書大率後人僞撰其言甚淺鄙列子八篇近人斷爲魏晉人依託然其書頗有名理猶尚書之有古文本爲歷代講學者所不能廢故仍與老莊之書並錄藉資考論也（後世神怪之迹修煉之術多附於道家而實非老莊之本旨其書雖多無當於學術今一切從略）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管子

舊本題周管仲撰。仲潁上人。字夷吾。相齊桓公成霸業。是書標題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言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諸名。今傳本凡七十六篇。書中多言仲身後事。又間有儒家道家之說。大抵爲傳其學者所附益。諸子中此類甚多。故謂全書爲仲所作者不可。謂其書盡出依託。非管子之學。亦不可也。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軍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頌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

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偸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偸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

欺其民則下親其上。士經

不合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其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丟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六親五法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

衆使民勞也舟輿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偸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偸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

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版法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日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瘉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以上三篇舊題爲經言）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偸於爲善爵祿無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

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

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

聖王之道也。

法法 節錄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無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罔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淩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以上二篇舊題爲外言

任法 節錄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園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

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明法 節錄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

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斯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

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殿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以上三篇舊題爲區言）

立政九敗解（此篇舊題爲管子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觀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幷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

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商子

一名商君書舊本題周商鞅撰鞅衞人相秦孝公變法圖強是書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附會後事非鞅自著惟其詞峻厲深刻必其徒傳述非秦以後人所能爲也

農戰 節錄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其敎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偸營民不偸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强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敎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偸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

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

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已。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强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正。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强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

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蒙生而羣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修權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

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敖死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

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矣

外內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矣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矣謂淫道爲辯智者貴遊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不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志者不貴遊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矣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富商下一本有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云）

定分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置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之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日月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鍵鑰爲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官也遇民不修

法。則問法官。法官卽以法之罪告之民。卽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智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曰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飢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而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物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世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智。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

名正。愚知偏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韓子

一名韓非子。周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並師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又博涉諸家之說。憫宗國衰弱。不得行其志。乃託憤慨於著作。大旨在五蠹顯學諸篇。爲法家特出之書。惟今本首篇實張儀見秦王之文。而後人誤收入書中。則知其書之他篇。亦或有後人所附益者。特較少耳。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

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爲人臣者陳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

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八姦 節錄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

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處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定法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請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

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術。商君亦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

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臲臲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

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之愛其子。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

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其毫髮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跖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鎰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貞廉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

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方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

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可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

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讐仇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

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爲用矯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暮年而舉衞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衞亡於衡也使周衞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

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汙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

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

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

事也。夫知禍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矢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

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士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復痛不搔痤則寖益剔首搔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右法家書三種　吾國古代法家之說言法理法治之意者居半言行政經邦之事者亦居半近人或據其後半以爲屬於政治遂創言古無法家不亦誣乎管商二子事業本顯說亦彪炳書中間有言及身後事者大抵爲後學所追錄附益不能卽斷其全書爲依託也韓非述二子之志兼涉儒道之學著書自見其持論綜核博辨過於二子其書亦少依託乃法家之大宗不僅李斯自以爲弗如也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公孫龍子

周公孫龍撰。龍趙人。爲平原君客。好爲堅白同異之辨。所著漢志載十四篇。今存六篇。大旨與墨子小取諸篇相發明。而詭詭其說。務以求勝。孔穿斥爲詞勝於理者。然其議論縱橫窮極至微。可喜可觀者亦時有之。是在學者之自擇耳。

跡府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

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

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白馬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

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以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

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右名家書一種　近人謂名者乃諸子治學共有之事。不宜自爲一家。然考莊子天下篇稱述各家淵源。固以惠施桓團公孫龍輩相聚爲言。七略因之。即立名家一流。則名家之稱。由來已古。非他家所能包容也。第自漢以還。名家之書大半散亡。所餘公孫龍子一卷。較爲完整。而亦不能盡解。今姑錄之。以備一家之說而已。（名家之學。除公孫龍子外。若墨子大小取經經說上下諸篇。荀子正名篇。及莊子天下篇等。其書雖不隸於名家。然或爲

名家之遺說。或爲關於名學之論著。本編已多采錄。分見各家原著之中。學者試取而合參之。其精邃處蓋不少有過於龍書者。）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墨子

舊本題周墨翟撰。翟宋人。一說魯人。書中多稱子墨子曰。當爲其門人所記。其書大略可分爲三類。第一類爲兼愛節用貴義公孟等篇。乃墨家學說宗旨。第二類爲大取小取經上下經說上下數篇。乃名家議論。或謂即莊子天下篇所稱別墨所作。第三類爲備城門以下諸篇。皆兵家言。蓋史言墨子善守。故相傳以爲墨家遺說。本編所錄。以第一類爲主。第三類不錄。第二類僅選小取一篇。若經與經說上下。雖富有名理。惜多殘缺近人始有爲之校釋者。可取以參閱。今難備錄。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愈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

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矣。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以此莫不芻牛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以其常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

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蜀黍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宄姦宄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同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

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

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

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命上 節錄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强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曰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飮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志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僇其務天亦縱棄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之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

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持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强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小取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譬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他者同也吾豈謂他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譬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

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衆非之。無他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且鬬雞非鬬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衆非之。無他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眇。則謂之馬眇。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

足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 節錄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助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貴義 節錄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豈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

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公孟 節錄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巫處而不出有餘糈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

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靡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亓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月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

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亓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亓長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强爲之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

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魯問　節錄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糶。糴糶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

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謂公尙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謂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

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來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

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右墨家書一種　墨道堅苦而難爲繼。又其說爲孟子所闢。後人尊孟子。遂不敢復承其名。故史志著錄最少。晚近風氣一變。好治墨子者漸多。而或用以詆誹儒家。則又過矣。韓退之曰。孔墨必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通人嘗許爲知言。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鬼谷子

舊本題鬼谷子撰。鬼谷子。周人。其鄉里姓名無考。因其所居號曰鬼谷先生。蘇秦張儀皆師事之。是書之名。始載於隋志。爲縱橫家之祖。唐志則題蘇秦撰。案漢志無鬼谷子。而有蘇子。或此書本蘇秦逃其師說而成。故題名雖殊。其實一也。

捭闔

節錄以下各篇並同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預審其變化。吉凶大命繫焉。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

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言可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否與賓客之智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謂權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輕乃可重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摩篇

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

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曰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曰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詘也。故聖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權篇

佞言者詔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成欲者詔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問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繫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其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

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言辭五曰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怨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難爲也

謀篇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一也故墻壞於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貧者易誘也是因事

而裁之。故爲强者積于弱也。有餘者積于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摩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

右縱橫家書一種　戰國爭强。互相虞詐。於是縱橫家起而應之。雖其設心之公私。與操術之仁忍。人各不同。而其說之精者。洞澈時勢。委曲人情。亦多足開人神悟。益人智慧。自劉漢統一。其說乃漸衰滅。而說者謂誦詩專對。本行人之事。蓋詞賦派實承其流也。然其事究當別論。故亦不復泛及焉。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呂氏春秋　一名呂覽舊本題秦呂不韋撰不韋陽翟人爲大賈後爲秦相此書蓋其賓客所集凡分十二紀八覽六論其中又各分子目共一百六十篇不韋人不足道而此書哀合羣言舍短取長大抵據儒書者居半參以道墨名法兵農各家之說者亦居半其體例殆似後世之類書故先秦諸子之學術遭秦火而已佚者往往賴此書以保存焉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

父之病矣潰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

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貴生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

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

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王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聽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慚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

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溉。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愼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潔。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敎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敎。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敎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蕩兵（一作用兵）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

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饘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節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

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節儉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盭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鑑轡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

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旌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

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順說

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

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剖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車。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察今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

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

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

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尙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又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

爲欲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

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趨水火不敢卻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樸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

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衞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衞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衞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恃君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衞。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儦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雁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

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

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敎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敎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敎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

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日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淮南子

一名淮南鴻烈。漢淮南王劉安撰。安高帝第六子長之子。好聚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卽此書。外書甚衆。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今皆不傳。此書大旨原本道德而縱橫曼衍。多所旁涉。蓋安生當盛漢。多見古書。加以精心纂述。故能上抗呂覽。並垂至今。惟每篇文字動輒數千。猶不及呂書之簡潔而便於諷誦耳。

原道訓 節錄以下各篇並同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

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鸇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橧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茷。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潔。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蹉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

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優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

本經訓

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

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擇其要而索之於詳未可與言至也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

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憃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幷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齊俗訓

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詘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觴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

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

氾論訓

古者有鑒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雀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蜃蛩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綷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蚤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鞮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

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制禮義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泰族訓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竽瑟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匡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煦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

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怒而不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神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擿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墜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鑠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

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

要略訓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鎭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纍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

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朠。一朝用三千鍾。饗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谷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論衡

後漢王充撰。充上虞人。字仲任。師事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仕爲郡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此書凡八十餘篇。大旨詳於自紀。中蓋內傷時命之坎軻。外嫉世俗之虛僞。發憤著書。其言不免少激。然貶訛訂俗。無徵不信。最富有學者自得之風。蔡邕嘗歎此書卓越諸子。固不獨以其議論之新穎可資談助已也。

物勢 節錄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

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鐵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雁。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雁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

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喩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踵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鬬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獮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獮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强服於羸也。

書虛 節錄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眞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尙可知。沈隱之情。尙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幷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

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尙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

變虛 節錄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

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

感虛 節錄

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翦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

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福虛　節錄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

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蛕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蛕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蛕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葅中何故有蛕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葅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蛕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葅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葅中不當有蛕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蛕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葅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蛕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蛕之類吞蛕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蛕蛕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蛕時未死而腹中熱蛕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蛕死腹中痛亦止蛕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

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己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

禍虛　節錄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沈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無罪何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

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二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敍行未在上第也。

道虛 節錄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卻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溼。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齊世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

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

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僵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僵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世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淩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安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穿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之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

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救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敎薄故敎以忠唐虞以文敎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際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

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

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凰。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漸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死　節錄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塡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

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尙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謂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

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尙在形體尙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徵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

訂鬼　節錄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鑿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

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慮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右雜家書三種　雜家之書。其善者集錄衆長。多所融通。如呂氏春秋劉氏鴻烈。雖出於衆手。而觀其文章條達。不黨不偏。固亦卓犖之才也。後世家學陵夷。名墨等書。皆無賡錄。惟雜家之作。收羅特廣。清四庫書目於雜家分爲雜學雜考雜說三類。一切漫錄瑣記。均得託名字下。不太濫乎。獨雜說中之王充論衡。其書非儒非墨。而貶訛訂俗。議論透闢。時亦近古。不愧與呂劉二書。並爲鼎足。其餘則等之自鄶以下。無譏焉矣。

諸子治要卷一

諸子十七種

孫子　周孫武撰武齊人爲吳名將著書甚多今存十三篇漢志於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此書列於權謀類爲兵書中最古而最可信之書自來言兵法者皆宗之

計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

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篇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故君子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右兵家書一種　漢志兵書自爲一略。自隋志四部之名立。乃併之入子部。說者謂漢廷校書。必選專家。故兵書術數方技。各有所使。遂分三略。然持校諸子。學實同條。後世之合。蓋變而通之意。未可非也。故今亦從之。附於編末。

諸子治要卷二序

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

古人論文有大家有名家大家所造者深所就者博名家或具此而缺彼然觀其成也語不必多少篇各無定體而神理獨至歷久不磨吾謂諸子之爲學蓋亦如是所云大家卽前所錄諸子十七種是也所云名家今獨可無類次乎試申言之吾國開明最古數千年來賢哲崛起上多以古文爲治下好以立言自期雖不無庸妄者流濫列其間然大率皆殫精竭慮各有專著略舉其所極或獨究一義或兼明衆說或因時救弊或推陳出新若此者並足以補苴罅漏參證源流不愧於名家之稱今之所錄卽本此旨而廣爲搜輯嚴定取去不限於一家之學亦不必各家求備上起周初下終晚唐並以作者時代爲次俾淵源變遷之迹易於尋討卷末附錄史記之諸子列傳等篇雖與學說無關而可爲知人論世之資亦不宜略惟唐之韓柳二家論學之作誠多名貴因其以文爲主已別具古文專編茲不重錄都計得篇若干學者熟讀乎此互相考校當可粗窺歷代諸子之深博而後知名家之作亦未易多求也

諸子治要卷二目錄

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

黃熊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呂尚論將六韜

司馬穰苴仁本

鄧析無厚　轉辭以上節錄

尹喜三極

文子十守節錄　守無　守平　守易　守清
守眞　守靜　守法　守虛

尸佼治天下

申不害大體

孟軻難許行

尹文大道上　大道下以上節錄

愼到內篇　外篇以上節錄

鶡冠子博選

孔鮒公孫龍節錄
陸賈無爲新語
賈誼道術新書
桓寬雜論鹽鐵論
劉向建本節錄說苑
班固三綱六紀白虎通義
班昭女誡七篇並序　附錄陳宏謀教女遺規序
王符讚學　浮侈　以上潛夫論
荀悅政體　雜言論性五則　以上節錄申鑒
徐幹貴驗中論
仲長統理亂昌言
劉劭流業人物志
李康運命論
王昶誡子書　附錄馬援戒兄子書　鄭玄戒子書　諸葛亮戒子書
嵇康養生論

裴頠崇有論附錄李充學箴序　王坦之廢莊論　戴達放達非道論　范寧罪王何論
葛洪論僊節錄抱樸子內篇　鈎世抱樸子外篇　詰鮑節錄外篇
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范縝神滅論
劉峻辨命論
顏之推勉學顏氏家訓
張蘊古大寶箴
劉禹錫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李翺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林思愼樂正子　宋臣以上續孟子　張弧履平　履危以上素履子
金人銘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附錄劉晝九流論
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劉向荀子敍錄　列子敍錄　管子敍錄

高誘呂氏春秋序　淮南鴻烈解序
魯勝墨辯序
張湛列子序
楊倞荀子序

諸子治要卷二

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

鬻熊　楚之先祖。年九十。始見文王。文王以下皆問焉。漢志道家有鬻子。小說家有鬻子說。皆題爲鬻熊撰。大率由後人傳述。附益成書。今存鬻子。視漢志又殘闕矣。清四庫列於雜家。梁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興。莫先於斯。故今取冠諸子。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焉。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爵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得政與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呂尚　東海人。初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載之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後輔武王伐紂有功。封於齊。爲始祖。漢志道家載太公書二百餘篇。內分謀言兵三類。今所傳六韜。清四庫載於兵家。蓋卽二百餘篇中兵類之文。其書眞僞之說。則畧同前述之鬻子。

論將　六韜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

罪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司馬穰苴　齊景公時之名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隋志載有司馬兵法一書。題曰周司馬穰苴撰。清四庫因之。考以史記。實齊威王時使諸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所作於其中。究之書中諸篇。孰爲穰苴所作。今已不可辨矣。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乎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其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六德以時合敎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鄧析　鄭人與子產同時荀子詆其治怪說玩琦辭與惠施爲類漢志名家有其書隋志同清四庫子部刪名家改入雜家提要謂其說在申韓黃老之間大旨謂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書凡二篇

無厚　節錄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慴。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獲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木擊折轡。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

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急。不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轉辭 節錄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爭。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心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檢則福生。驕奢則禍起。

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愼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鑠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尹喜　周人。字公度。爲關令。老子西遊。授以道德經。從之而去。漢志道家載有其書。隋唐志不載。清四庫則有之。或以爲出於宋人所依託。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

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宜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蛛蜘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不同日日去之日日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聖人之于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如鐘鏞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蜘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蜘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常先人而常隨人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己時玉己時糞己時土己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有道者莫不中道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巧時拙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唯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雖絲棼事則棊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爾胡然滅滅爾唯其能徧偶萬物而
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文子　佚其名字老子弟子漢志道家有其書唐柳宗元謂其書多竊取他書以成之清四庫仍列於道家

十守　節錄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卽神無累細萬物卽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
不橈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
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
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于無爲者乎無爲者卽無
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
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

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淸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卽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于性者不以累德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淸

老子曰人受氣于天者耳目之于聲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膚之于寒温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淸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淸且靜也故神淸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淸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于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卽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卽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攄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尙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尙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

爲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卽與陰合德。動卽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卽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于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尸佼　魯人。商鞅師。或曰晉人。商鞅客。漢志雜家有其書。至宋書亡。今傳世者。乃後人輯本。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强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

子。誠愛天下者得賢矣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申不害　京人。相韓昭侯。爲刑名之學。後人與韓非並稱。漢志法家載有其書。今亡。有輯本。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妬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爲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

至也。今夫弒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儳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爲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爲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孟軻　孟子七篇。序本言不錄。今錄其與許行辨論之言一章。許行之說。蓋卽漢志所謂農家者流之弊者。與專論耕植之法者迥別。故特著之於此。

難許行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鬻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

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尹文　不知何國人漢志名家載有其書注謂說齊宣王先公孫龍清四庫改入雜家謂其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覈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大道上　節錄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必有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

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而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俱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闇凶愚命惡者也今卽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卽頑闇凶愚之名以求頑闇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

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闇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

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雖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

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

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愼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衞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請買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

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

大道下 節錄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妾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甲兵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王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

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愼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子字僮曰善轉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愼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病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

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愼到　趙人漢志法家有其書至宋書亡八九清四庫改入雜家略謂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有不行勢不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爲申韓此其轉關矣近人輯本以江陰繆氏藕香簃寫本最爲完善今據而摘錄之

內篇　節錄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所以立公義也凡

立公所以棄私也明君動事分理必由慧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策鉤爲過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蟺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則權重而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

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脅弱而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法之功莫大於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各適其用。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措鈞石使禹察之。錙銖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之不可差。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許犯問於子愼子曰。法安所生。子愼子曰。法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外篇 節錄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肆議。

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田繫問曰仲尼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也子愼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鶡冠子　楚人佚其名氏以鶡鳥羽爲冠世稱鶡冠子漢志道家有其書清四庫改入雜家其詆頗雜刑名而大旨原本道德唐韓愈嘗推稱之柳宗元則以爲後人僞作盡鄙淺言也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斯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

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揮而使。則厮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孔鮒　孔子六世孫。字子魚。初仕秦。李斯議焚書。鮒乃收其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舊宅壁中。陳勝起兵。徵爲博士。嘗搜集仲尼而下至其父之言行。爲一書。至漢武帝時。其會孫臧復以所著附焉。題曰孔叢子。隋志載於儒家。清四庫因之。而提要則以爲皆依託也。

公孫龍　節錄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

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

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攫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陸賈　漢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高祖不好詩書。而賈獨時時稱說於前。高祖乃令著秦漢所以興亡之故。凡十二篇。號曰新語。其言多純正。漢志儒家載有陸賈二十三篇。當有新語在內。清四庫亦載於儒家。

無爲　新語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敎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敎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

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廢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傅玄黃琦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賈誼　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時上治安策數千言漢志儒家載其書五十八篇新唐書始題新書之名書中各篇多取漢書誼本傳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以標題當非誼之原書其中道術等篇爲本傳所未載雖與諸子之立說少異而文義淵雅近人謂正是訓故之學有得於正名爲學者亦可觀也

道術　新書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

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聲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闇。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讐。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愼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慢。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跂。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爲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

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愎。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戾。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爲阨。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欣燻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嚚。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黽勉就善謂之愼。反愼爲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爲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眊。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圉。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輭。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心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悊謂之敢。反敢爲撡。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桓寬　漢汝南人。字次公。昭帝始元六年。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論鹽鐵榷酤事。往復辨詰。寬因推衍其意。作鹽鐵論。漢志載於儒家。淸四庫因之。

雜論　鹽鐵論

客曰。余覩鹽鐵之議。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旨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燦。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劉向　漢楚元王四世孫。字子政。成帝時領校中祕羣書。嘗采集春秋至漢初故事。可爲法戒者。論述之。爲新序

說苑列女傳等書。漢志儒家載其所序六十七篇。稱曰所序者。蓋猶今之叢書也。清四庫儒家著錄有新序說苑二種。其列女傳則歸於史部傳記類矣。

建本 節錄說苑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

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兪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兪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

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千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爲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哉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班固　後漢安陵人字孟堅著漢書百卷詳史書治要中章帝時詔羣儒考定五經異同於北宮白虎觀裒其奏議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題名曰虎通義隋志省名曰虎通列於五經總義中清四庫改入雜家雜考

之屬其書雖兼涉讖緯而多傳古義三綱六紀一篇持論明通尤爲後世言倫理學者之根據也

三綱六紀 白虎通義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

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者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班昭　固女弟字惠姬適扶風曹世叔夫亡和帝詔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篇爲女子著述之最有名者隋志列於儒家其妹曹豐生亦有才名嘗爲書以難之書今不傳

女誡七篇　并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

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貪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卑弱第一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敎男而

不敎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敎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爲則哉。夫婦第二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强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强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呵婦離行。敬服第三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鮮潔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爲之甚易。惟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

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婦行第四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僻。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專心第五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曲從第六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嫒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愼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和叔妹第七

附錄　陳宏謀教女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傅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匳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持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以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

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卽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子兄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王符　後漢安定臨涇人字節信性耿介忤時不仕乃隱居著書名潛夫論列於儒家清四庫提要曰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書凡三十六篇

讚學　潛夫論下同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尙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

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尙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際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顧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當世學士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耕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反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聞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使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眞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穿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

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浮侈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遊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强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敎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敎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遊敖博弈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

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傅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溼。風寒所傷。奸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繒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悖小民。剋削綺穀。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絲。詐為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值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緻綺穀。冰紈綿繡。犀象珠玉。琥珀璗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

履舄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舄麗組必文采飾襪必繡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盜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士亦競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烈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雕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

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皙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衞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樅陽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荀悅　後漢潁陰人字仲豫獻帝時爲祕書監見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作申鑒奏之其所論辨皆制治之要旨兼及義理亦能剖析入微隋志清四庫均列於儒家

政體　節錄申鑒下篇同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圮湮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尙天道在爾惟帝茂止涉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莅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喆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鼎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

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驁。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愼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雜言　論性五則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

人無善惡。文王之敎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

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徐幹　後漢北海人。字偉長。或稱爲魏人。是未考幹沒四年之後。魏乃篡漢也。曹丕與吳質書。論建安諸子。以謂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隋志清四庫均列於儒家。

貴驗　中論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徵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名。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

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强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窮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窮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歌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得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愼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

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憒也亦無日矣故憒極則縱多友邪則己僻也是以君子愼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仲長統　後漢高平人字公理好學敢直言論古今及世俗行事恆發憤太息因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隋志列於雜家書今不傳惟後漢書及羣書治要各載有數篇尙可以考見其立論之大要耳

理亂　昌言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材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

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貧。形不堪復抗。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衞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爲我之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埶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才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

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貝。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温者。皆將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幷之埶。放狼虎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劉劭　魏邯鄲人。劭隋志清四庫書目皆作邵。字孔才。文帝時受詔集五經羣書作皇覽。又作人物志。大旨主於論辨人材。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義。其學有類於古名家。而大要不悖於儒者。隋志載於名家。清四庫刪名家改入雜家。

流業　人物志

蓋人類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

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任。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李康　魏中山人。字蕭遠。性介立。不能和俗。梁昭明太子文選載其運命論一篇。大旨歸於立德保身。置富貴勢利於運命之外。亦儒家而兼道家之言之醇者也。

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曜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闇闇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

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觀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

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閽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册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喬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

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王昶

魏太原晉陽人字文舒歷事文帝明帝名其兄子沈默其子渾深遂爲書以戒之其文篤實切近爲人生處世之藥石蓋本於馬援戒兄子書而其指示周至則過之

誡子書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道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

木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貧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奸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愼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

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有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何憂哉。

附錄一　馬援戒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附錄二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賦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覩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其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附錄三　諸葛亮戒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嵇康

魏譙國銍人。字叔夜。恬靜寡欲。篤好老莊。又愛修養性服食之事。著養生論。以爲長生可以力致。後抱樸子內篇論述尤詳。有嵇中散集。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醪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

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漑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楡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

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瀆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裴頠　晉聞喜人。字逸民。博學有遠識。患何晏王弼阮籍王衍之徒。侈談老莊。風敎陵夷。時俗放蕩日甚。乃作崇有論以極論之。其後戴逵論放達非道。范寧罪王何。李充學箴。皆同頠旨。而推論縝密。則不及也。

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1]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愼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

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徹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謀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易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澶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遊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宏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昧道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地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

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附錄一　李充學箴序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

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尙乎聖人。革一代之宏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鎭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述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愈篤。離本愈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教之宏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

附錄二　王坦之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近用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貢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閻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廷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附錄三　戴逵放達非道論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眞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理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愼與

附錄四　范寧罪王何論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公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詞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孽小迷衆之愆大也

葛洪　晉句容人字稚川自號抱樸子所著書即以爲名內篇論神仙修煉之事外篇論政俗之事隋志以二篇分入道家雜家清四庫則皆載於道家

論僊　節錄抱樸子內篇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樸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

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事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麰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温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鼃飛水螟爲蛤荇菜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鼈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龜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

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啗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遂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漢武招求

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欒大若審有道者安可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纏絰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恥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鄴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覡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武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

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掊燕簡。尊收之降于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諱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損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鈔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駃騠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

鈞世　抱樸子外篇下同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塤垣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絃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喻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書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

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詰鮑 節錄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强者淩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强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鬚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眞伐根之

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幷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叔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淩霄構丹綠於椽棼傾峻搜寶泳淵探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眞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脅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淩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無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

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稻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巧匠。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淩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泰階既平。七政遵度。梧夔激響於朝陽。麟虞覿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樸。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

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闇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節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節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節。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殽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可以生鬬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

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敘。憂作威之凶家。恐奸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賈思勰　後魏人里字未詳。官高陽太守。著有齊民要術十卷。凡九十二篇。清四庫子部農家首著錄之。謂其書於農圃衣食之法。纖悉備至。又文章古雅。援據博奧。農家諸書更無能出其上者。案漢志農家九種。今其書皆亡。孟子中許行之說。乃劉班所謂鄙者爲之者。獨賈氏此書立言近古。當爲後世農家者流之正宗。

齊民要術序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強。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恥道之不行。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

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長。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尙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不飢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飡。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短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若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云。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眞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

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敎作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菜。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蠶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敎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敎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作爲紡績織紝之具。以敎民。得以免寒苦。安在不敎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希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僮種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死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告誡。敎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有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

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强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懶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煩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棓落不完。垣墻不牢。埽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腐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

嗟乎且飢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勢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於文雖繁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飢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正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僮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范縝　梁舞陽人字子眞考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經二三百年之醞釀分布至南北朝號爲最盛（詳魏收魏書釋老志）縝初在齊世客竟陵王子良子良篤信釋教而縝獨盛稱無佛著神滅論以明其理子良因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其辭見梁書本傳及廣宏明集中

神滅論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

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耶。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旣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勣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孔周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驌驦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偸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丟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集橫衣。廢俎豆。列餅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秉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劉峻　梁平原人。字孝標。武帝引見。峻奏對失旨。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自見。先儒謂其辭勝於理。語多憤激。今觀其論首以自然爲言。末謂君子居正體道。非有求而爲。厥後柳宗元作天說。似由其旨推闡而成。則知峻此論不但以辭勝也。

辨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鼈膈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憙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茈莒夷齊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

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噣顱額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貙貔虎奮尺劍入紫薇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

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緣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宏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

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愈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弟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惡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顏之推 北齊臨沂人字介卒於隋故亦稱隋人著有家訓大旨辨正世俗之失以戒子孫勉學一篇尤爲切至亦王昶戒子書之類也唐志宋志均列於儒家清四庫以其歸心等篇兼涉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論者改入雜家

勉學 顏氏家訓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

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雇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

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

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既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强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發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形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得情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斯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

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椳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張蘊古　唐洹水人。通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太宗即位。上大寶箴。其辭挺切。視虞箴過之。不獨爲帝王之龜鑑也。

大寶箴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辟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

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士。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

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劉禹錫　唐中山人。字夢得。工詩文。與柳宗元最相善。宗元作天說。禹錫亦作天論。其文縱橫博辨。而歸趣與宗元不遠。（宗元天說見古文治要編）著有劉賓客集。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芒。義制强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

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駿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駿故天命之說亦駿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議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駿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盡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者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

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之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溯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

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

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譎。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李翺　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字習之。從韓愈學爲古文。稱高足焉。作復性論三首。獨不取愈原性之說。（愈原性見古文治要編）論者謂其文導源於中庸。蓋漢魏諸子之流亞也。有李文公集。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充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爍萬物。泉之源弗流。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

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理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者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

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儼存焉。與之言。陸儼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

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其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

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者曰不睹之睹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睹之睹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愼其獨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之一日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

善有不善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命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尙不自覺者也

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

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林思愼　唐長樂人字虔中咸通進士黃巢之亂死於難著有續孟子十四篇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而不自立論必假借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亦頗有發明又著有伸蒙子清四庫皆載於儒家。

樂正子　續孟子

樂正子見孟子曰吾國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諫之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他日魯平公備樽罍之器陳金石之音樂正子曰君獨好此致魯俗不治不若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平公遂召致魯民卒命樽罍俱執使金石咸奏魯民大酺他日俗益不治樂正子復見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君反若是貽民之怨豈謂與民同邪且禽必棲於木魚必泳於川使易禽於籠執若木之安乎移魚於沼執若川之樂乎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也魯君耽嗜召民於側是猶易禽於籠移魚於沼也使民且恐且懼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吾所謂與民同者均役於民使民力不乏均賦於民使民用常足然後君有餘而宴樂民有餘而歌詠夫若此豈不謂與民同邪詩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此之謂也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平公不悅臧倉曰克之所陳孟軻之言也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臣常諫之今孟子怨君不見故教克惑君君惡信是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於孟子孟子曰天富道於予魯國之君其

能窮予乎。

宋臣 同上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於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邪。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薪也。北園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園乎。其子曰。園近。願採諸園。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於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魯民教子乎。以恩樂於民。不知民樂爲惰。民惰則何取乎。

張弧 著有素履子二卷。清四庫載於儒家。提要曰。弧唐書無傳。宋晁說之學易堂記。謂世所傳子夏易傳。乃弧僞作。舊題爲大理評事而里貫已不可考云。

履平 素履子

素履子曰。稱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轅轂無滯。稱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轅轂。則轍跡難通。欲稱之平。則愼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轅轂。毫釐不失。轅轂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士若耽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同上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磐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慍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冶長囚縲紲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緇不磷潔白之德益彰不凋不衰清貞之操彌盛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鴟鴞之篇鵬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憩憩涉險難慎危兢兢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金人銘 劉向說苑王肅家語皆載有此銘其辭不知誰作而文義簡約大旨近於道家疑爲古史氏之言老聃

之所作與今據說苑本所錄於此。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司馬談　漢夏陽人武帝建元元封間爲太史令初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以謂儒墨陰陽名法各有短長獨道家之言最善厥後班彪父子譏史記先黃老而後六經者由此篇也

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

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附錄　劉晝九流論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敎化之本。遊心

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尙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析華辭也。法者。愼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俳之類也。儉嗇。兼愛。尙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鬬。然而薄者。其道大觳。儉而難遵也。縱橫者。闞子（名子我。）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尙華詐。而棄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包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氾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畜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偕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

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樂爲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眞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司馬遷　談子字子長繼父爲太史令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作史記一百三十篇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其書爲正史之冠周秦之際諸子學術最盛而時代事跡則湮晦居多今可考見其梗概者惟以史記各家本傳爲詳故特附錄數篇以爲學者知人論世之助若管晏孫吳商鞅諸子之傳則因其事業顯著已別錄於史書治要中今不重及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索隱本各本作字伯陽謚曰聃經典釋文序錄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遊天台山賦注反招隱詩注後漢書桓紀注並引史記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

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

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於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

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

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劉向　小傳見前。向領校祕書時。每一書已。輒撰爲一錄。論其旨歸。辨其訛謬。敍而上之。後儒謂其附於本書者曰敍錄。其集衆錄爲一書者曰別錄。別錄之爲書。蓋猶清之四庫總目提要。考隋志史部簿錄類。載有七略別錄二十卷。當卽其書。惜不知亡於何代。今存者。惟附見於管晏諸子卷端之數篇而已。

荀子敍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

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儒作書美孫卿。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始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列子敍錄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敎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淸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詼諧。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管子敍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

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高誘　後漢河東人注書甚多今傳世者有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考訂古義皆以博洽見稱

呂氏春秋序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

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作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一作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幷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遊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

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熏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恩遂陵遲。於是以朝餘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魯勝　晉代郡人字叔時少有才操明天文曆算之學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後稱疾去官嘗注墨辯隋志已不載惟本傳存其一序頗有理致其全書則不可考矣

墨辯序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張湛　字處度東晉時人爲光祿勳注列子或謂列子書已亡今本卽湛所僞作也

列子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

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賫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與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楊倞　唐弘農人汝士子憲宗時爲大理評事注有荀子傳世以詳洽見稱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愼墨蘇張爲宗

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洵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倓以末官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切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心愜。文舛則意忤。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或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楊倓序。